

陈

谷

重说千古风流·野莽主持

陈谷新香

重说无情骊马陈世美



野莽

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新

香

重说千古风流

陈谷新香

(重说无情驹马陈世美)

野莽著

野莽主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谷新香：重说无情驹马陈世美/野莽著．－北京：
中国文学出版社，1999．

(重说千古风流/野莽主编)

ISBN 7-5071-0522-9

I．陈… II．野… III．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IV．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2673 号

陈谷新香

重说无情驹马陈世美

野莽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 邮编：100037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9.75

字数：135 千字 印数：1-5000 册

ISBN 7-5071-0522-9/I·488

定价：15.00 元

总定价 (全 5 册)：75.00 元

这次说五个男人

野莽

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一辑五本出版之后，国内新闻媒体如《文艺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中国图书商报》、《中国妇女报》、《作家报》、《文摘报》、《作家文摘报》、《新书报》、《科学时报》、《中国消费者报》、《为您服务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，以及全国各地的晚报等大约五十余家，先后都发表了评论文章。消息传到海外，台湾的文化商跑到大陆，洽谈要把它们改编成系列电视剧，国内的影视界则有号称大腕的导演想把其中的某部改成电影。北京的《科技新闻·生活周刊》对这套书一本一本地添加标题，连续地、系统地、隆重地进行了转载，甚至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在文后公布了出版社的联系电话，读者通过报刊找到了编者，又通过编者找到了作者，于是瞄准自己偏爱或感兴趣的人物，分

别而直接地、坦荡而雄辩地和作者们对上了话，大家心里也许是这么想的来着，既然千古可以重说，那么就允许你们重说，而不允许我们重说吗？

读者的意见提得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，譬如在中国的风尘史上，名妓们都是在倚门卖笑的岁月里寻找着如意郎君，为什么赛金花却是为了寻找如意郎君而走上卖笑的生涯？潘金莲有那么热爱家乡吗？董小宛有那么热爱祖国吗？大清总兵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怎么和农民领袖李自成还有一手？尤其是那个母夜叉孙二娘，她不是中国古典名著中的一位女英雄吗？居然跟淫妇潘金莲扯到一起来了！亲爱的读者女士和先生们呀，听了你们的问题我们深受感动，在当今金潮滚滚，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你们却一如二十年前，还在看书和买书，看和买炒股与发财以外的毫无功利可言的书，还在思考着文学、历史和人性，我们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不把书写得更加严肃，更加真实，同时也更加精彩？至于问题本身，请看五书的后记，还有五位作家在北京与读者见面时的真诚谈笑。

只有一家报纸，道听途说了我们五位女主

人公的芳名之后，刊出了一篇文章，批评我们是在发起一场逐美运动，为什么只写女人，世上的男人哪里去了，固然文学和女人是铁打的姻缘，然而没有男人的女人我看她怎么风流？态度是严厉的，看法是尖锐的，道理是颠扑不破的，我们服了。于是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二辑，我们就坐下来重点论说男人，一个是天下最风流的男人，连皇妃娘娘都想和他做爱的唐伯虎；一个是天下最无情的男人，杀妻灭子贪求荣华的陈世美；一个是天下最好胜的男人，侠肝义胆却不容人以猫为号的白玉堂；一个是天下最卑鄙的男人，将一个决定从此跟他过一辈子的从良妓女换取他人银子的李甲；一个是——不敢说是天下——最尴尬的男人，头戴绿盔的男人是多么的尴尬呵，况且疑心给他戴上绿盔的是一个秃驴，而那顶绿盔下的男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如雷贯耳的梁山好汉杨雄！当年的施耐庵先生把这件血案写错了，经过我们本书作者的纠正，病关索杨雄怒杀了他的美妻潘巧云后，又仰天长啸，悬梁自尽。拼命三郎石秀也因此而双目失明。梁山泊聚义厅的虎皮交椅上面其实只坐了一百单六将。

五个男人的故事和命运与过去的书载大不一样，详情容我按下不表，书中自有绝妙的交待。现在我要说的最后一段话是，本辑虽然重说的是五个男人，但在这五个男人的背后或者怀里，仍然有着五个甚至完全有可能数目更多的女人，譬如秦丹娥之于陈世美，沈九娘之于唐伯虎，杜十娘之于李甲，苗红儿之于白玉堂，潘巧云之于杨雄。这件事既然社会和大自然不可阻止，道学家阻而不止，那么小说家也就不阻止了。倘若因此仍要受到非议，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三辑就实在无路可走，接下去只好重说五个和尚。然而和尚也不保险，死于本丛书男主人公之一杨雄先生祖传宝刀下的，他的假想敌裴如海公，不就是一个和尚吗？

1999年8月20日于听风楼

（秦香莲内唱倒板）我母子三人离了京，（秦上唱慢板）泪珠儿不由得湿透衣衾，原郡乡连遭了三年荒旱，饿死了黎民总有万千。草堂上饿死了双父母，无有银钱难把尸灵安，将头上青丝用剪剪去卖，买芦席葬埋二双亲。闻听说强盗身荣贵，我母子三人找到京，进京城无有安身处，张玉龙店房把身存。御街前面不相认，他不该拳打又足踢，你说强盗狠不狠？他将我送到有司衙门。张玉龙责打了四十板，将我母子赶出京，我有心中途悬梁自尽，撇下了儿和女依靠何人。手拉着儿女往前走……

——《铡美案》

民风古旧的湖广均州，从去年的大年三十到今年的正月十五，城里乡间，万业皆停，无

论州官还是百姓，全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气里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遥相呼应着，这里未停，那里又响，继辞旧迎新的三十晚和初一凌晨后，元宵佳节又是一个欢庆的高潮，晚饭时分，竟是鞭炮齐鸣，惊天动地，州城内外一切声息都被淹没在那鞭雷炮雨之中。踩着满地烟气未散的纸屑，性急的人不等天黑，就在贴着大红春联的门前又挂起了大红灯笼。

张灯结彩的日子容易牵动女儿家的心事。实在未曾想到怨过恨过，暗自哭过十几个夜晚的秦丹娥，元宵节这天的心情突然会好了一些。均州一带的古风，正月十五夜要为死去的亲人点灯上坟，从北国来到南方的丹娥，黄昏时候便去往城北的坟地，在母亲的坟前点燃了纸表。她看见母亲坟顶的正中，长出了一株嫩汪汪的野草，不多不少独独一株，便觉得那是母亲的一声呼唤，她跪在那生了野草的坟前，一边轻声地祷告母亲，一边为自己此刻的心情感到惊讶。

上坟的日子，本应是天下儿女最悲伤的日子，怎么她竟会觉得轻松，甚至还有一点超脱一丝自慰呢？她细细地体会着自己，莫非是春

天快要来了，天气由寒转暖，抑或是十几日来足不出户，闭门自苦，把自己憋闷得太久的缘故吧。

却不尽然。当她终于明白，一切都是因为她从母亲的坟上，从这片密密的坟林中，看到了生命的必然归宿，看到了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逃脱这个结局，于是她便有了这样的心情。原来郎才女貌也罢，夫唱妇随也罢，到头来都是一个空字，这是上苍之意，也是天下芸芸众生的命。这样想着，她的心情像一只孤燕从囚笼里飞了出来，不再如昨日那般悲伤了。

知州胡承熙胡大人的公子胡安平均三天一次，已经第五次差人上门，催逼着父亲给他回话，这门亲事是答应还是不答应。差来的人把话说得明白不过，若是答应，知州还可为他专拨一些银子，建造一所大的学堂，让他广收弟子，施展教才，从此不仅不负平生所学，而且也不再为生计担忧；但若是不答应呢，来人与其说是暗示不如说是威胁，说他千里迢迢从河北贝州来此办学，父女二人，无依无靠，只怕日后受了地痞无赖的欺负，到时连个明断是非

的人也没有。

秦学究纵然满腹学问，至此也是左右为难了。

丹娥埋怨自己未听当地人言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大年初一去赶看热闹。均州不论城乡，人都说是初一不出门，初二不断行。她是想着老家贝州没这禁忌，母亲在的时候，年年初一都带她去逛庙会的。均州这里没有庙会，只有龙灯狮子和彩船，还有蚌壳、犟驴、高跷之类，在一片震天动地的锣鼓声，噼哩叭啦的鞭炮声，哎嘿咦呀的歌唱声中，轰轰烈烈地舞蹈玩耍，穿街过巷，长驱直入，一要就是一座通城，痴迷的观者也追着观看一座通城。那追看热闹的观者多半都是顽童闲汉，像她这样的大姑娘却是少有，大姑娘和少妇人春节看船，至多是藏在自家的窗口，用长袖掩了脸面，匆匆看过几眼，就要赶快躲进屋里去的。

她还埋怨自己不该情不自禁，露出才学，当那龙灯舞到东城门时，舞龙人见知州胡承熙的大公子也挤在围观的人中，便使出浑身解数，将那龙舞得翻云覆雨，天降海腾，在城楼上下一片喝彩声后，她不觉轻轻出口一句：“飞云当

面化龙蛇，夭矫转空碧。”正是这句秦观梦中所得的佳句，竟引得身边的胡大公子向她投来惊羨的一眼。此句的词牌叫《好事近》，难道被知州公子看中就是好事，难道所谓的好事就这样近她而来了么？秦观得句是在梦中，而她招事也恍然是一个梦，难道天意就这样要暗示她，戏弄她，为难她么？

然而在她十七岁的芳心里，却一直装着一个人，只可恨那人一心读书，浑然不觉。

在母亲的坟前已对自己作出决定的丹娥，回到家中竟主动走进厨房，洗米做饭，并且在吃饭间不断和学究父亲找些话说。许多天来，父女间已没有了这样融洽的气氛。

丹娥说：“父亲，母亲的坟上又长了一株青草，那是母亲知道女儿要去看她，对女儿说的一句话呢。母亲说，娥儿，你又长大了一岁，应当比去年更懂一点事了。”

秦学究说：“是的，你应当比去年更懂一点事了。”

丹娥说：“父亲，今天扫墓的人比去年还多，男男女女，都是一对一对，一群一群的。”

秦学究说：“不用说，那都是死者的亲人，

他们的儿子和儿媳，女儿和女婿们。”

这位以学问而闻名均州的教书先生心中有点奇怪，不觉停下手中的筷，偷偷看了女儿一眼。一向寡言内向，尤其自知州胡大人家托人向她提过亲事之后，越发变得木头一般的女儿，今天怎么一下会有这多的话呢？想到那日酒后，他曾当着女儿的面扔碎了一只酒杯，一丝歉疚涌过他的心头，于是颤了声说：

“娥儿，这些天来父亲委屈你了！”

丹娥说：“不，是女儿不听父亲的话，女儿今天已想通了，自从胡家的媒人来过以后，女儿知道父亲日夜都在为女儿的婚事为难，答应吧，怕的是女儿心里不愿，不答应吧，又怕的是得罪了知州大人，以后难在此地安身立业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吧，天下也不见得所有的州官都是赃官，所有的富贵公子都是浪荡哥儿。”

听女儿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秦学究百感交集，身子一抖，随着手中的筷子落在桌上，两串老泪也滚了下来。他将一双泪眼望了丹娥，声音哽咽直是叫着：

“娥儿，娥儿，娥儿……”

二

(韩琪上白) 命夫人慢走。(秦唱快板)
 呀，忽听后面有人声，是是是来明白了，
 想必强盗差歹人！急急忙忙朝前走，母子
 三人逃性命。低头我把庙门进，(进庙门)
 那贼过去再动身。

——《铡美案》

如同一心只教圣贤书的秦学究不会明白女儿内心的秘密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陈世美更看不出丹娥对他的一番隐情。丹娥知道世美是父亲最得意的门生，连他的名字也是父亲所取，世美原名年谷，字熟美，意思是谷子以熟为美，父亲觉得年谷二字颇为俗气，谷者稻也，念书难道是为稻粱谋么？他愿他的学生人品才学样样出众，将来仕途通达，成就一世美名，于是将熟美改成世美，从此作为他的大名。

世美不负师望，果然品学兼优，加上眉清

目秀，仪表堂堂，早已使十七岁的丹娥春心萌动。父亲真是糊涂，差不多每次下罢晚课，回到家中，总要把他的学生们评论一番，只要一提到陈世美，老先生那因终日教学而显得疲惫的脸上立刻泛出红光，好像一下子也变成了翩翩少年，摇头晃脑地赞个不休，说这孩子是如何的天资聪慧，如何的勤奋好学，只怕是个状元的料子。这样无心地夸着，却从未察觉听者有心的女儿脸色会无端地发红，日渐丰挺的胸脯也起伏不已。

每当这样的時候，丹娥都会怀念起母亲，如果母亲在世，她一定不会像父亲这样粗心，她一定会觉察出女儿的秘密，然后背开了父亲，在更深夜静时悄悄问她，要她说出藏在心底的人儿。

第一次见面，并不在父亲的讲堂上，那时母亲还在病中，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她搀了母亲到城北的沧浪亭去散一散心。一个年轻的书生独自静坐在亭中的木栏上，手捧书卷，眼睛却呆呆地望向白云缭绕的远山，她不由得捂嘴笑了，这哪里是读书，分明是故作读书人的姿态。母亲似乎也看见了他，轻轻捏了一下她

的手心，两人慢步向着亭子走去。

母亲说：“读书郎，这样读书，可是读得进去的么？”

书生猛一转眼，看见走到近前的她们母女，脸都红了，嘴里叫了一声“师母”，人便从亭栏上站了起来。

母亲说：“叫我师母，想必是秦学究的学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怎么这样敷衍读书？”

书生说：“我叫陈世美，我见唐人诗句中总有‘云丝’‘云带’‘云衣’一类的文字，我倒觉得那条又细又长的云像是一根云绳，它要捆住远山，拉它到沧浪亭里来呢。”

丹娥一愣，抬眼看那云那山，禁不住‘哦’了一声。

母亲说：“是个用心的孩子，师母错看你了。丹娥，我们到那边去吧，不要打扰了他读书想事。”

原来他就是世美，果然他与众不同。丹娥的心里，从此种下了这个呆呆看云的书生。

曾经有多少次，丹娥借故为父亲送去茶水，匆匆经过讲堂，为的是乘机偷看一眼正在埋头用功的世美。一看到他那如痴如醉的神情，她

的心底就立刻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甜蜜和羞涩，脸红心跳，神情慌乱。有一次路过他的课桌时因为过于紧张，衣裙险些将他手中的毛笔碰掉在地，她又羞又愧，正要弯腰为他捡起，洗净还他，以便和他说一句话，但是那情窦未开的迂腐书生，却一把抓起毛笔，洗也不洗埋头又写，竟忘了看她一眼。她又在心里怨起他来，陈郎陈郎，你何苦把功名看得如此重要，便是真地要当状元，也还应懂得男女欢爱，人间真情。功名利禄，浮云迷雾，何以能与情爱相比，未必你要做个终身不娶的傻人，未必你一生所求，不是状元便是和尚么？

倒是坐在世美身后的那个王文隽，别看他貌似肥猪，悟性也差，然而在儿女情上却是早熟，一双小眼将她的心事看个正着，同窗的世美迂腐迟钝，使他暗自庆幸，背开她的父亲他的老师，他常常向她挤鼻弄眼，大献殷情，有一次趁她不在，将在后山上采撷的一束野花放在她的梳妆台上，还留下一首酸诗，将她比作一枝鲜花，自己比作采花的蜜蜂。看他那一副恶心的样子，哪里是什么蜜蜂，倒像是一只碰壁的苍蝇。丹娥一想起这个人来，好端端的心